

灯下漫笔

蔡同伟

春节风情

春节

这是一个欢悦、祥和、团圆的日子,这是一个开眼、开怀、开心的日子,这是中华民族传统而盛大的庆典。龙的传人们以不同的风俗习惯、各种方式方法,渲染节日的情绪,营造喜庆的氛围——大街小巷、屋内庭院,挂起一盏盏红红火火的灯笼,映照着一张张微笑的脸颊,映照着祖国大地上花团锦簇的生活。爆竹声脆、鞭炮吐艳,抒发着人们心中激昂的诗情,展现着中华明天璀璨的前景。把一幅幅绚丽的彩虹贴上门楣,把红扑扑的祝福、期待、憧憬贴上门楣。雄健的笔触飘逸出日子的骄傲,鲜红的色彩染透了丰年的喜气。肩起牛皮鼓,舞起东方龙的磅礴气势,敲响共圆“中国梦”的铿锵誓言,汇成强国富民的金万钧雷霆;扭起大秧歌,舒展柔软的腰肢,变幻千姿百态的造型,宣泄生活的喜悦和甜美,踢踏出节日庆典的欢快旋律……处处弥漫着热烈的气氛,处处涌动着欢乐的浪潮,处处展示着瑰丽的色彩……呵,春节,中华民族历史沃土上长出一棵长青藤,爬进民间,每年的这个时候,总会结出一嘟噜、一串串古老而又有新意的故事与诗句……

年夜的灯笼

似一颗颗新鲜的小太阳,若一朵朵怒放的花儿,一盏盏红红火火的灯笼,挂在大街小巷、楼房、院落,耀亮喜庆的年夜,耀亮中华民族传统而盛大的节日。

呵,精巧玲珑、千姿百态的灯笼,泼洒着五彩缤纷的光芒,映照着大人们脸上灿烂的微笑,映照着孩童们黑宝石般晶亮的眼波,映照着祖国大地上繁花似锦的生活……

呵,城市与乡村挂起喜悦与憧憬点燃的灯笼,赶跑了黑暗与邪魔,昭示着吉利与祥和,焚烧严冬遗留的残梦,抒发着人们心中的豪情、欢乐,给年夜增添了美丽而神秘的色彩和气氛,向阔步走来的新春致以热烈的祝贺!

年夜的鞭炮

竹竿挑着一挂挂鞭炮,挑起喜庆的丰年。农人用激昂的诗情将它点燃,点燃豪迈的心声,点燃火火爆爆的辞旧迎新仪式,点燃出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。

哦,年夜的鞭炮,是熟透了的豆荚,一阵接一阵地爆裂,是枣树上击落的红色雨点,哗啦啦地坠落;是老农点着一迭迭崭新的钞票,清脆脆地喧响;是储蓄员姑娘巧手敲打的按键,唧唧啦啦地嬉闹……

鞭炮声中,门庭院落群星闪烁,大街小巷烟花吐艳,山乡的年夜飞金流霞,灿烂辉煌。鞭炮声中,大人们眉飞色舞,孩童们欢呼雀跃,山乡的年夜掀起经久不息的欢腾海浪……

呵,年夜的鞭炮,抒发着农人欢愉的情感,展现着山乡璀璨的前景。年夜的鞭炮,将连得紧紧的年尾山头炸开,蹦出个沾着满身花絮、充满朝气的大年初一……

拜年

眸子泻出甜甜的笑意,脸上盛开柔柔的欣喜,新春佳节到来了,走啊,我们拜年来!拜长辈、拜老师、拜亲友、拜邻居……掏出心窝里殷殷的希冀,捧出肺腑里朗朗的祝语,敬上声声热乎乎的问候,献上句句亲切的贺词……诚挚的拜年话,激昂着新春的情绪,浓郁的人间真情,在正月四下漫溢。呵,我们拜年,恭贺大家生活美满,祝愿各位日子甜蜜,祝福祖国日新月异;我们拜年,拜出新春佳节的热烈,拜出男女老少的欢愉,拜出吉祥亮丽的新天地……

走近记忆

龚鹏飞

年画

临近春节,路过书店,看到店海报上写着“年画”两字,心里有了一种莫名的惊喜。信步走进店内,却没有看到儿时常见的年画,而是几张塑料制作的美女香车、山水花卉。失望之余,不禁使我想起儿时丰富多彩的年画来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年画盛行,尤其在农村。和黄土土地打了一年交道的乡亲们“不贴年画不过年”,虽然那个年代缺少少穿,每当年关将至,总挤出些钱来买上几张年画让茅屋陋室风光风光。那时的年画,题材丰富、色彩强烈、样式齐全。有单张的,也有四条屏。单张以吉祥喜庆为主,如春牛图、嘉穗图、戏婴图、三星图、四美图、合家欢、看花灯、胖娃娃、鱼戏水等,四条屏有山水风景四条屏、祥禽瑞兽四条屏、名胜古迹四条屏、神话传说四条屏、历史人物四条屏、戏曲故事四条屏等。年画一上墙,破旧房屋顿时亮堂堂的,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。老屋中央的那盏煤油灯光线虽暗,但墙上那一一张张年画还是显得格外鲜艳。五彩缤纷的年画不仅给新春带来了喜庆、吉祥,还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希望、祈盼。

当年在外工作的父亲以每月三十八元的微薄工资养活全家六口人,还要定时为祖父买药,窘境可想而知。平日眉头紧锁的父亲,每到年关才露出难得的笑容。过了小年夜,家里开始清扫房屋。父亲与母亲合计,该去小镇供销社买几幅年画贴贴,好给孩子和全家添些喜气。起初,因为我年纪小,买年画的“重任”就由母亲承担。后来我稍大了些,母亲就让我去供销社买年画。这时,我十分兴奋,毕竟是父母委以了“重任”。而且买年画时,可以大饱眼福,欣赏到各种热烈、鲜艳的年画了。

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里,红糖、肥皂、煤油等日用品都在供销社出售,年画也一样。不太宽敞的供销社里色彩斑斓的年画样品,标了序号,一排排,一幅幅,悬挂在售画区的几根铁丝上。人们拥挤着,挑选着,根据序号采购各自喜爱的年画。一幅幅生动鲜活的面吸引着我的眼球,撩拨着我的心弦。一个胖头娃娃,大红肚兜,戴如意锁片,手持大莲花,抱条红鲤鱼,憨态可掬的模样讨人喜欢。一幅《春牛图》,是天津杨柳青



年画中的经典。幸福的孩童、肥壮的黄牛、嫩绿的柳枝、活泼的飞燕,整个画面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。《大闹天宫》、《牛郎织女》、《嫦娥奔月》这类神话传说题材的年画,给我带来美丽的遐想。一套北京十六景的四条屏,尽选了北京著名的名胜古迹,如天安门、天坛、北海公园、颐和园等,画面上美丽风景让我神往,心想要是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那多美啊。人民解放军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。年画《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》画面上一队边防战士正在涉水巡逻,走在前头的解放军披着棉大袄,双手紧握冲锋枪,警惕的眼神搜索着远方。那幅画很受孩子,特别是男孩们的喜爱。各种色彩鲜艳,散发着墨香的年画引得我如醉如痴,看哪一张都好看,瞅哪一幅都想买,但手中的钱有限,总得反复比较,细心挑选。直到营业员把我最终选择的年画卷好递给我,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那天外面正在下雪,我竟忘了寒冷、忘了饥饿,踏着积雪一路小跑。又怕走快了,那年画会被风撕破,于是将年画裹进衣服后欢天喜地回家去。

祖父上过私塾,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老人。尽管当年家境清苦,但每个传统节日都过得热热闹闹。祖父说:“过年图的就是吉祥,买年画贴墙上,看着就让人舒服。”每年除夕,祖父必定在凌晨五点钟起来,赶在天亮前把年画贴好,这是我家过年的一项隆重活动。祖父先用鸡毛掸子掸净墙面,再丈量位置刷上糨糊,后小心翼翼地把年画贴上,最后用手均匀地按压一遍,以确保粘得牢固。那时贴年画,毛主席的标准像一定要在堂屋里正中位置,两边贴上对子,一般都是“四海翻腾云水怒,五洲震荡风雷激”或“喜看稻菽千重浪,遍地英雄下夕烟”,老人家慈眉善目,靠壁微笑,护佑农家丰衣足食。堂屋东西两端的年画内容最丰富,有《各族人民大团结》、《毛主席在延安》、《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》、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、《梅花欢喜漫天雪》、《大寨红花遍地开》等。

当年,祖父在贴年画时还贴上我和弟弟的奖状,对于这样的待遇我有些“受宠若惊”,红着脸说:“我们的奖状就贴在小房间里行了。”祖父却说:“就贴在那显眼的地方,你们兄弟俩的奖状可是咱家最美的年画。”

买年画买的是心情,贴年画则能贴出过年的氛围。祖父贴年画时一脸庄重,很是虔诚,好像他不是贴年画,而是把来年的期望和丰收全部贴在那一堵堵的墙上。虎须钢鞭、威猛彪悍的秦琼、尉迟恭,这当然是贴在大门上的。贴门神要配春联,腊月廿八日祖父开始写春联,除为自己家写外,还为左邻右舍写。及至墨干,便有满屋的红艳、满屋的墨香、满屋的笑声。祖父写春联时,我在一旁裁纸磨墨,有时也学写些小件的东西,比如贴在灶头的“开锅大吉”,贴在水缸的“福水长流”,贴在猪圈的“六畜兴旺”,贴在石磨上的“白虎吉祥”等。

年画以独特的艺术样式,成为老百姓家里的“墙上电视”,更是偏僻乡村孩子的知识启蒙。孙犁先生有过这样记忆:“在农村,多么贫苦的人家,在屋里也总有一点美术。人天性就是喜欢美的,你走遍多少人家,便可以欣赏到多少形式不同的零零碎碎,甚至残缺不全的画。千家万户的年画,给了我很多知识,使我知道了很多故事。”大年初一,我早早起来,给长辈们拜年。除了渴望能得到好吃的糖果外,还会带着好奇心去观赏家人的年画。(当年不仅孩子喜欢玩耍看年画,就是大人们也串门欣赏别人家的年画)依稀地记得东宅二伯家曾贴过“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”庄严肃穆的画像和一张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乘专机归来,毛主席、朱德到机场迎接的年画。其实我后来才知道那张照片上还有林彪,只是在那个历史时期把他删掉了。村头开小店的二叔公每年春节总把《天官赐福》或《招财童子》贴在小店东墙,年画喜气吉祥,招财纳福。二叔公子孙满堂,小店买卖顺风顺水,我总认为与贴年画有关。西宅小伯家,好几年正屋里贴的都是样板戏剧照,只不过今年是《红灯记》,明年换成《智取威虎山》。杨子荣挥鞭御马凌空劈腿,李铁梅高举红灯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。江水英手挽铁锹气吞山河……,儿时的我个头

低,看不清上边的画幅,就站在小木凳一幅幅地连着看,还磕磕巴巴地念着图框下边的小字。风云一时的样板戏剧照,不仅遮盖了农家裸露的土墙,还为落后的村民带来了强烈的时代信息,是年画和露天电影,让当年的孩子认识了李玉和、杨子荣、洪常青、方海珍等特殊时代的那些英雄人物。那时的农村,唱样板戏是一种时尚。杨子荣的《甘洒热血写春秋》,李玉和的《临行喝妈一碗酒》等经典唱段不少人能唱上几句,只是跑调的多,唱的有板有眼的少。贴年画、读年画、唱年画,有年画渲染的新年,才叫一个喜气洋洋。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,年画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快乐的春节,它丰盈了我寂寞枯燥的童年,我也在日渐泛黄更迭的年画中长大。如今,富起来的农民大多住进公寓楼房,成为新一代的城镇居民。家里墙上开始挂上南京云锦、苏州刺绣、杭州贝雕,西式装饰画、或是女主人亲自刺绣的“十字绣”。即使弄幅画也是精精致致地装在玻璃镜框里。十多亿的中国人,在春节消费的精神大餐也就是一台模式化的春节晚会,而流传千载装饰各地百姓民居的年画已成昨日的风景。作家迟子健说:“最早迎接年的,不是灯笼、春联和爆竹,而是年画。”每到过年,我总会想起那带着吉祥,带着向往,带着好运,贴在土墙之上的一张张温馨喜庆年画。年画在,那年味才会更浓。那些使农家小屋“蓬筚生辉”的年画,成了镶嵌在我记忆里的美好回忆。

方言考究

难不成《红楼梦》是启东人写的?

——红楼梦中启东“独有”的方言词

徐乃为

这是一个“博人眼球”的标题,要说清这一问题,先说一个背景。

文革结束以后,学术界顿时活跃起来。红学界也一样,最初是关于《红楼梦》作者的讨论。有人怀疑胡适先生关于《红楼梦》作者是曹雪芹的结论,论证曹雪芹仅是“披(批)阅增删(此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中语)”的整理者,原作者是其父曹。笔者也深是此说,九十年代初,曾撰八千字长文在全国文联的机关报《文艺报》刊出,引起震动。此后在中华书局出版的《红楼三论》中化十万字申论此观点。至今仍有人颇赞同,自然也有不以为然的。如今,曹雪芹是“披阅增删”者的观点拥有颇多的研红者与红粉丝支持。但是,寻找原作者发生两方向的分化:一种继续在曹雪芹的父辈中搜寻比较;另一种则找出与曹姓无关的一大把文人,如今竟有近百位《红楼梦》作者的“候选人”,吴梅村、洪升、方以智、朱由榔、冒辟疆……

那些声音找到《红楼梦》是某某某的人,常常以《红楼梦》中的个别词语为某地方的特有“方言”为依据。例如,如皋有人说《红楼梦》是冒辟疆写的,使用的语言就是如皋话,等等。

首先,语言是流动的,秦始皇“书同文”已两千年,怎么证明这几个词汇是如皋或某地特有,别处肯定没有?其次,能否就用语言一个方面而论定作者?再次,别人找出语言以外的其他确凿的证据怎么办?——赶紧刹车,言归正传。

笔者倒是在《红楼梦》中发现一个启东“独有”的方言词“禽攘”(触擦),用在两处:

刘姥姥拿起箸(筷)来,只觉得不听使,又说道:“这里的鸡儿也俊,下的这蛋也小巧,怪俊的。我且禽攘一个。”众人方住了笑,听见这话又笑起来。贾母的笑眼

泪出来,琥珀在后捶着。贾母笑道:“这定是凤丫头促狭鬼儿闹的,快别信他的话了。”那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,要禽攘一个,凤姐儿笑道:“一两银子一个呢,你快尝尝吧,那冷了就不好吃了。”刘姥姥便伸着子要夹,那里夹的起来,满碗里闹了一阵好的,好容易撮起一个来,才伸着脖子要吃,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,……众人已没心吃饭,都看着他笑。(第四十回)

尤氏在外面悄悄地啐了一口,骂道:“你听听,这一起子(指贾珍及狐朋狗友)没廉耻的小挨刀的,才丢了脑袋骨子,就胡吡嚼毛了。再禽攘下黄汤去,还不知吡出些什么来呢。”(第七十五回)

第九回有“狗禽”;第九六回有“狗攘”。禽、攘的字义自是不言自明。

这是一个詈语,即骂人的粗俗的脏话,大致是用性事谩骂他人(本方言以责骂小孩尤多)吃饭、喝酒举止的粗蠢、丑陋、狂野。第二段尤氏骂丈夫贾珍,与启海民间的风俗语境完全一致;第一段刘姥姥“自我贬损”,是因为筵席前凤姐要刘姥姥做些“奇形异态”逗乐贾母,这与当今的一些小品自虐如出一辙。

笔者看到此词后,极为吃惊,曾私下询问可以问的各路人朋友,包括各种学术会议期间的朋友,一概谓“未之闻也”,似乎是启东“独有”的方言词。难不成《红楼梦》是启东人写的?自然不能作出如此判断。汉语使用极为广阔,大小方言区几百成千,何能问遍各地?笔者深信,启东是新开垦的边隅地区,此方言从外地移入,只是方言原产地“千呼万唤不出来”而已。对此词即便真的问遍海内而未有应允,也不能认定此方言原产地即在启东,作者必是启东人。譬如,我国的古音是“中原音韵”,然而这些古音已经在中原地区消失,倒是在当时还是荒蛮之地的东南沿海保留了下来,这略同于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了。

在寻找作者的途程上,就此“禽攘”一词具有表明特指地方的功用,就作者而言,还有两种情况:

一、“禽攘”一词的原产地假设是南京、扬州、苏州,作者是生活在上述三地区的人;二、作者是北京人,完全不知“禽攘”一词;但经宁、扬、苏朋友的润色,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可能吗?所以,做学问须得全面、细致、深入,要穷尽一切,如此才能逼近真理与真实。

但是,这一问题至少还告诉我们,语言是流动的,语言是演变的,语言有衍生也有消亡。在社会大交流背景下的推广与通行普通话,方言正在急速的消亡;一些文化与风俗也随之消失。这并非语言学家的笔者硬着头皮做“方言本字考”的原因。

韭菜地里扯白旗

老钟

沙地俚语:“韭菜地里扯白旗”,暗指姐夫偷小姨子。对这句话的意思,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人根本不知道。于是,有时干脆就把两句话连在一起说:“韭菜地里扯白旗,姐夫偷阿姨(小姨子)。”这样意思就十分明了,但很多人都只知其然,而不知其所以然。

那么,何以这样说呢,何以把韭菜地里扯白旗与“姐夫偷阿姨”扯在一块说事呢?有人认为,这是种“赋比兴”修辞手法中的“比兴”手法,说此物,先言他物;言他物为的是引出此物,引出要真正表达的事。两者之间可以有联系,也可没有内在联系。

如:“树要根多,人老话多,莫嫌我老汉说话啰嗦”(前后有联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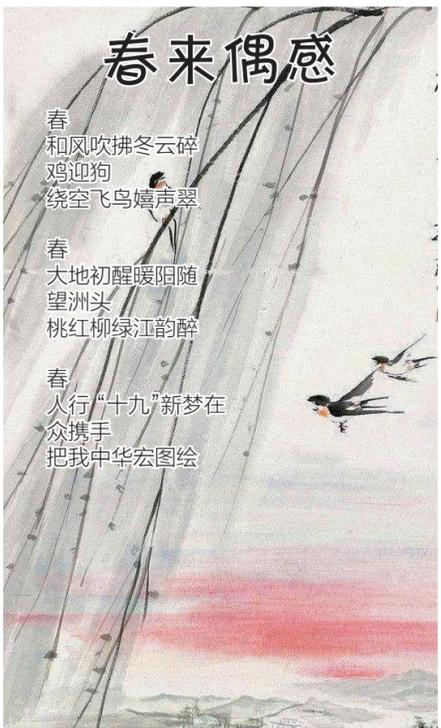
“二八一十六,你客气我直乐”。(前后没有内在联系)

我认为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,但不尽然。那么,何以这样说呢,为什么不说法菜地里或者麦地里扯白旗,而非要说韭菜地里扯白旗呢?原来,韭菜开的是白色的花,如果一片韭菜地开着一片白花,再在这一片白花中扯一面小白旗,就会分不清哪是韭菜花,哪是白旗了。所以,以此来暗喻连妻子还是小姨子都分不清了;正因分不清,结果就出现姐夫偷小姨子了。

其实,韭菜花与小白旗,还是有质的区别的,要想分清就能分清,不想分清就分不清,所以,分不清是假,故意不分清是真。正因为这样,“韭菜地里扯白旗”暗指这类事的语境,带有揭露、鄙视、指责和鞭达的情感。例如:“这家人家啊,韭菜地扯白旗咯,偷鸡摸狗,乌七八糟个事体多勒。”

星期诗汇

陆允平



春来偶感

春
和风吹拂白云碎
鸡迎狗
绕空飞鸟啼翠

春
大地初醒暖阳随
望洲头
桃红柳绿江韵醉

春
人行“十九”新梦在
众携手
把我中华宏图绘